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
第一二七回 濟顛僧清晨遇小轎 蕭麻木赤體鑽籬笆

話說濟公跟著轎子走進了獅子巷，那巷子裡街道倒是很寬的，兩旁還開著許多的店舖、那轎子走至一家門口，便統統歇下。裡面走出一個五□多歲的婆子，兩個二□多歲的婦人，一個□八九歲的閨女、才進了門便姐姐、妹妹、姑娘、小姐，一條聲的哭起來了。濟公遠遠相了一息白眼，搭眼見那人家對門有一片小酒店，已經把糟坊的招牌掛出來了，濟公便慢慢的晃了進去。那店裡一個掌櫃的說道：「和尚，你也太早了些了，我們這裡是僧道無緣的。」將公聽他說了，便站住腳朝他望了幾望，暗道：可要死，我堂堂一個御賜的聖僧，他居然把俺當著個討飯和尚了。正然要想大大的發作他幾句，但見那菜架上L，掛著一隻煮熟的咸狗膀，轉念想道：俺不能發作他，不要把一頓好飲食得罪掉了罷。就此反轉把那臉上裝得堆下歡來的樣子，說道：「開店的東家，你老人家看外了人了，俺不是來化緣的，是來照顧你家寶號生意的。」那人見了這個邋邋窮形，估量著道：就是生意，也不過□文八文一碗靠櫃酒；把他弄進門裡，設或來了筆大生意，嫌他醜醜，不是為小失大了嗎？想罷，便傷聲毒氣的問道：「請請請，我家不發你的財，你到別人家去罷！一碗半碗零酒，我家不賣的。」濟公又陪著笑臉說道：「開店的，你莫要生氣哈，一碗半碗不賣，一罈兩罈你總是要賣的了？」那人見他再三俯就，這才招呼他進裡坐下，那人便拿了一雙筷子，一隻酒杯，問道：「和尚，你究竟要打多少酒？要吃什麼菜？頭一筆交易請順遂些罷！」濟公道：「包管順遂。我是專吃八筆頭的。你代我把那原罈的酒拿一罈來吃吃看，吃得好再為後添；下酒的菜，俺是最下喜歡左一碟右一碟，零零碎碎的，你代我把那菜架上的一隻醃狗腿，統統拿得來就算了。」那人嘴裡連忙答應，心裡暗道：「我這片酒店也開了□多年，倒不曾遇這樣的大吃口呢！」隨即開了一罈原裝的酒，向那桌子旁邊一放，走到菜架上，把那一隻狗膀取來，又順手帶了一隻大碗，對濟公道：「和尚，我看你這一罈酒，用這酒杯慢慢舀來，不大爽利，不如用大碗倒罷。」濟公此時看見這一隻大碗，就恨不得向那人磕頭，說道：「你這個東家，怪不得要發財，真個又伶俐，又曉得人的甘苦。俺且問你：你這一店，難道上上下下就是你一個人嗎？」那人道：「我店中本有兩個伙計，只因對門這位徐仲子家裡，有一位補房奶奶，娶了不到兩個月，突然的夜間吊死了，聽說因個什麼同衙門的叫做蕭麻木來借刷子，就因這個上頭才死的。所以一早的徐大爺就把我的兩伙計央他去，幫著提那蕭麻木去了。」那人說畢，就跑進櫃裡自去照應他的生意。濟公便一面的撕著狗腿子，喝著那大碗燒酒，一面便朝著對面門裡瞧個熱鬧，倒覺暢快不過，暫且按下不提。

單言徐仲子的新婦，娶了不到兩個月，因何為那蕭麻木來借刷子，就會弔煞了呢？只因這個徐貴，他家本是刑部衙門世傳的件作子，家道也很得過，年紀已四□多歲了，去年夏天才把正室死掉了的。跟後，人總愛他有這一家當，又無子女，人又老成，並沒什麼吃衙門飯的氣息，就此替他做媒的人便不一而足。他回道：「我今年已半百的人了，要是討一個醜陋的，我花錢費鈔覺得很不上算；要是娶個標緻的，我不能後半世弄一個老烏龜做做。」這個說頭出去，也就打斷多少人的望想。那知姻緣卻有注定，這位吊死的新婦，他娘家姓周，他兩個哥哥皆是臨安兩個不第的秀才，只因家道甚寒，父親早死，其女已有三□多歲，還未受聘，恰巧就有人也代徐貴撮合。徐貴因他是讀書人家，因此欣然應允，就便行聘下禮，不須細說。巧巧的揀了個六月二□外的日期過門，到得成就那好事的時刻，真個新郎、新娘大汗淋漓，加之女子到了三□多歲，不免情竇已開，較那□來歲生瓜硬開的蹊景，自然不類。那知這位徐大爺總疑惑吃的二水貨，還怕他另有舊交的朋友，所以成婚之後，處處防備，自己沒有要緊的事件，連腳跡子都不出大門。

這日也叫理合有事，剛剛蕭麻木在刑部廳上，聽那老伙計說徐貴家有刷屍骨的銅刷子，他拎了一個燈籠，就飛奔而來。到了徐家，剛剛徐貴出外到錢鋪裡討錢。這蕭麻木他是生性麻木慣的，說明了借刷子的話，就順便的油嘴打話鬧個不了。周氏本來是書家出跡，怎耐煩得這樣光景？親因他是丈夫同衙門的，又不好得罪他，只得連忙跑進房去拿那刷子。此時蕭麻木真算到麻木到地了，他見周氏跑進房去，也不問人家丈夫不在家要避些嫌疑，嘴裡說道：「我家徐大爺娶了嫂嫂，我還不曾來過呢，難得今朝就便瞧一瞧新房也好。」說著便將燈籠向椅背上一掛，也就跑進房來。周氏此時心裡急得要死，曉得丈夫又是個最怕做龜的，便手忙腳亂的將四把刷子拿出去給了蕭麻木，說道：「小爺你請外面去罷！我家當家的又不在家，被人看見不像樣子。」蕭麻木道：「嫂嫂放心，我們衙門前的弟兄們是鬧慣的，就是徐大爺暫時回來，看見是我在這裡，也不要緊。」

話言才了，那知徐貴一手提著一壺酒，一手拎了兩串大錢，忙急急的真個回來了。一進門便說道：「我家大門怎麼這辰光還大敞勢開的？來一個掩門賊，不要把物事都搬了去嗎？」蕭麻木是個知趣的，就該趕緊跑出房來，候著徐貴進裡，說明借刷子的話，也就沒事；不料他還是麻天木地的在那裡問道：「這櫃子是啥本身的？那妝台是啥店裡買的？」直到徐貴走進屋來，聽見房裡有人說話，心中好生詫異，便罵道：「是那個小雜種跑進人家房裡來乾甚事的？」周氏正要開口，只見蕭麻木也不回個三長兩短，拔步出了房門，嚇得連燈籠都不要，沒命似的實了他一個飛跑大吉。周氏忙走到房外說道：「這真算是個渾人，我到此時還不曉得他姓什麼呢？他說衙門裡審和尚，要借銅絲刷子去用，我才進房來拿，他就以生托熟的，跟進來要看新房。想來好生可恨！但這人可是你同衙門的嗎？」徐貴聽畢，向周氏冷笑了一聲道：「同衙門不同衙門，我也查不清楚，總之明明白白是我的同房門的了，你真個不曉得他什麼姓，我再把他請來陪你到房裡談談可好嗎？」周氏道：「你不要奸言巧語，信口的亂糟蹋人。好歹他的燈籠還蠟燭點得霍霍的在這裡，明早到衙門前，就問他個水落石出，也不要緊的事。」徐貴又冷笑道：「這句話也虧你說，難道我真要做烏龜，跑了去還向他討嫖帳不成？」就此言來語去，兩人足足說了有一個更次，也不打算檢點晚飯。

可喜這徐貴倒也不像人家打兒罵兒、吵兒鬧兒的，但他沒一句不栽周氏姦情，弄得他就跳在黃河裡也洗不清。周氏見這情形，也就不同他辨別了，暗暗的掠了幾點眼淚，心中想道：這都是前生的冤孽，大約逃也逃不了。就此沒精打采的，便進房去睡。那徐貴坐在外面，也不進房，嘴氣得像雷公樣的，整整坐了大半夜。到了四更向後，覺得身上涼不過，想進房穿件袂衣，候天亮再作道理。那知才進了房，搭眼朝牀上一看，只見周氏筆直的，頸下係了一條帶子，弔在牀柱上面。還算當件作於的，生平靠搬死屍吃飯，不大懼怕，近前按了一按鼻息，知道斷氣已久，救不及，對著死屍落了幾點眼淚，說道：「蕭麻木，你今日真麻木出大禍來了，我同你怎得干休呢！」一面心中畫算，便一面將房裡的衣服什物收起，那箱籠櫥櫃皆上了鎖，一應理直停當，見外面已有亮光，就出去揀了幾家靠實的鄰居，敲門進去，說了大略。所幸秋天時候容易起身，不上一刻，男男女女來了多少，皆來幫他照應。他至此才得抽身，又到對門酒店裡，把兩個堂官央著一同走到丈母家送了信，氣憤憤的就到城腳跟蕭家來捉蕭麻木。

可巧蕭麻木由退堂後回來，吃了些飲食，又把褲子褪下來洗了一洗，趁著早晨睡覺，容易曬乾，回頭就好著起出外，卻然赤了半段，拿了一根竹竿在天井裡晾褲子。只聽外面一扇破板門通的向下一倒，徐貴手上拿著一條草繩。後面帶著酒店裡兩個伙計，直往裡走。蕭麻木見他那種氣沖斗牛的樣子，雖然不曉得鬧出人命，也量定因為是昨日晚間的事件。暗道：光棍不吃眼前虧，他今來了三個，我只一個，諒情打他不過，反之徐貴離身不過三五步的光景，他便將竹竿、褲子向地下一擲。掉頭就想從後身破籬笆上鑽出去逃走。剛才鑽出一半，心裡回想到：噯喲！我下截還沒有褲子，這便怎樣走呢？就這打算的時刻，徐貴已走到籬笆下，兩個酒店伙計，每人就拉住了一隻腿，朝裡面倒拖。可巧籬笆外面有一棵小楊樹，蕭麻木兩手將樹根抱住，死也不放。徐貴見拖他不動，便將手上的一根草繩，雙股頭來在他大腿上用勁的抽個不住。外面走路的人，但看見蕭麻木半截身子鑽在籬笆外，嘴裡「徐爺爺」、「徐爸爸」喊個不了，卻不曉得所為何事。過了許久，相白眼的人也就多了，這才有有人走進裡面查點究竟。徐景便由頭至尾說了明白，此時蕭麻木曉得遭了人命，禍闖大了，越發抱住樹根拖不進去。

內中有位認識徐貴的老者說道：「徐大兄，我且問你，你此時一定要把這個麻木種子帶了去，還是要喊官，還是要私拷？」徐貴道：「這事我也沒得定見，但我的這兩位舅爺，諸位也該曉得一點，是周周正正的兩個窮書呆子。今朝遇見這場人命，他發起呆

性子來，預備交情我幾個白稟，一支禿筆，胡亂寫寫，那時州官鬧到府官，府官鬧到上控，還愁不衝了我徐貴的家嗎？諸位在此解勸，也是明理的，千千有個頭，萬萬有個尾。我今天把他找了去，我也不難為他；但周家教我開交，我也同他沒事，周家不放我過身，我也同他不了。」大眾聽了這話，一個個的皆說道：「徐貴大爺的話□分在理。」便幫同他把蕭麻木拖進籬笆裡，又一口同聲的說道：「你還不趕快的著起褲子，跟徐大爺走呢！諒情拗不過去，莫若見亮些罷！」蕭麻木眼淚滴滴的，用手指著那潮褲子說道：「我的褲子剛剛洗了在那裡呢！」大眾聽了，皆哈哈的笑道：「也虧你窮了剩著一條褲子，還這樣高興，害得人家家敗人亡的，也沒有別法想，就請你著了這條濕褲子跟了走是了。」蕭麻木萬分無奈，只得把一條水滴滴的褲子穿起，又找了一個鄰居來，拜托了幾句，這才跟著徐貴等出門而走，大眾也紛紛各散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